



浮出翰海



汉语与汉文化的
建构

姜跃滨 章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浮出翰海

汉语与汉文化的建构

姜跃滨 章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羊角丛书 ·

浮 出 翰 海

——汉语与汉文化的建构

姜跃滨 章 也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市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32 开本 8.125 印张 5 插页 155 千字

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198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9-1060-1 / G · 936

定 价：3.80 元

《羊角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8年8月)

名誉主编 黎 澍

主 编	赵喜民	孙 晓	
副 主 编	陈绪万	韩养民	苏 君
编 委	牛克成	刘孟泽*	孙 晓
	杨 明	杨念群	苏 君*
	陈绪万	李宜生	张 毅
	张首映	罗传芳	赵喜民
	赵常安	章义和*	黄金山
	彭 林*	韩养民	廖广州

(按姓氏笔划为序, 加星号者为常务编委)

编者献辞

忘掉的一切又重新拾起。如同一首歌，一只带血的喉咙，一串用剪刀剪断又重新复结的心灵的碎片。坦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羊角丛书》就是我们用这些碎片编织的一束心灵之花。

《羊角丛书》是思考的丛书。

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躁的时代。新旧文化的撞击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股股旋流，观念的更新远过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焦躁使我们鹜趋新奇，而对任何都不加深思地一略而过；焦躁使我们常常产生救世主般的激情，而后由于某种失意则怨天尤人、心灰意冷；焦躁使我们不能平静地安放自己心灵，仔细审视我们的过去，严肃思考我们的未来。从思想解冻至今，我们走过了从敏感到呐喊、怀疑、信仰淡薄、理想式微这一过程。我们似乎深深陷入一种命定式的痛苦。我们已应该理解，在这个时代，呐喊是苦涩的，怀疑和对怀疑的怀疑会让我们失去信心，谢绝自己的使命。然而，诚实的思考不应羞愧。我们应该是思考的一代。

《羊角丛书》是研究人的问题的文化丛书。

人是文化的主体。这个丛书以分析积淀在中国人身上丰富的精神文化为主旨；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情感、道德和生活习俗为内容。它注重实证与介绍，力求对民族精神中深层文化内涵进行一些有益的和新颖的剖析。它赞赏一家之言的学风，相信读者的智慧。它不是赠送读者的一把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而是在每本书提供的不同文化现象中，与读者一起提问、思考、启发，共同理解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中国人。

羊角古汉语意指曲而上升的旋风，出典于《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书名羊角，表达了我们编委会的志向和追求。现在，全国文化研究热潮方兴未艾，愿我们的丛书能在这热潮中掀起一卷卷闪亮的浪花。

《羊角丛书》编委会

1988年8月

目 录

序言	(1)
----------	-------

1 汉语与文化类型	(4)
-----------------	-------

1.1 “华夏”与“中国”	(4)
---------------------	-------

1.2 “四海”与“九州”	(12)
---------------------	--------

1.3 汉语与农业文化	(15)
-------------------	--------

1.4 繁杂的宗族称谓	(21)
-------------------	--------

1.5 方言的分化与整合	(25)
--------------------	--------

2 汉语与文化特质	(31)
-----------------	--------

2.1 人与自然的合谐	(31)
-------------------	--------

2.2 “人”的同源伙伴“仁”	(36)
-----------------------	--------

2.3 “同”和“异”的撕杀	(39)
----------------------	--------

2.4 形形色色的“死”	(42)
--------------------	--------

2.5 “王”字的附会	(46)
-------------------	--------

2.6 语言文字的独家所有	(50)
---------------------	--------

3 汉语与民族思维	(54)
3.1 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	(55)
3.2 始与终——相反的取向	(64)
3.3 词义引申和联想方式	(69)
3.4 单向性和多向性思维	(74)
4 词义变化与文化意识的演进	(79)
4.1 “经”字的本义及其神秘性	(79)
4.2 尚左和尚右	(85)
4.3 “小鬼”的褒贬	(92)
5 汉语里凝积的古代审美意识	(95)
5.1 “美”字的古义	(95)
5.2 味觉之美	(101)
5.3 广阔壮大之美	(107)
5.4 小巧玲珑之美	(112)
5.5 汉语的对称美	(117)
6 颜色词的文化显示	(123)
6.1 颜色词指称的具体性	(124)
6.2 黄色——民族的象征	(127)
6.3 红与黑的时代特征	(129)
7 汉民族的数字观	(135)
7.1 “一”、“十”——万物的起始	

与终结	(136)
7.2 说“三”	(140)
7.3 数词虚指义的文化背景	(145)
7.4 神奇的数列——三五九	(149)
7.5 从词频统计看汉民族数字 的骨架	(155)
8 汉民族的时空观	(160)
8.1 空间词的具体性	(160)
8.2 空间词的丰富性	(165)
8.3 空间的时间转换	(170)
8.4 时间表示的多样性与具体性	(174)
8.5 时间词的模糊性	(182)
9 外来语的文化审视	(186)
9.1 外来语与文化优势	(187)
9.2 汉语的涵化功能	(191)
9.3 外来语的生存竞争	(203)
10 汉语和佛教	(208)
10.1 “浮图”的含义	(209)
10.2 佛不是神	(212)
10.3 “学派”与“宗派”	(215)
10.4 佛典汉译的文化创造	(217)

10.5	佛教与新语汇·····	(224)
11	文字演变与民族观念·····	(228)
11.1	“亡”、“無”、“无”——哲 学上的启迪·····	(229)
11.2	“遗失”说·····	(234)
11.3	“文”与“纹”·····	(239)
11.4	女字与女性·····	(244)
11.5	“不许百姓点灯”——文字避忌··	(248)

序 言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语言属于文化范畴，被涵盖在文化之内；同时语言又具有其独特性，它是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的，这样语言便跟文化对应起来。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的研究着眼于语言的独特性，对语言本身内部的规律进行探讨，自从十九世纪末《马氏文通》问世以来，中国语言学研究正宗基本上承袭着这一条道路。但是语言隶属于文化，这是客观事实，因此人们在研究语言中是否能够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文化的背景下对语言进行透视，用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去认识、揭示语言的发展规律，去阐释语言现象形成演变的原因，这是一条可行的路。语言既然是被文化所涵盖，那么语言的发展势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制约，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就会在语言中有所体现。换言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是一个容量极大的文化载体，是文化在历时与共时系统中的物化，语言充分地表现着文化。不仅如此，人类是凭借语言辨识事物、认识世界，

并且语言把人类对世界万物所取得的认识固定在意识中，因此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就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语言的限制，语言规定着人类认识事物的取向。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民族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语言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一个人进入到其他民族中生活，如果他不力求去使用该民族的语言进行思维，就永远融入不到该民族中去。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文化角度去研究语言，同时也要从语言角度去研究文化。

奉献到读者面前的这本《浮出翰海——汉语与汉文化的建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而写就的。在本书中我们从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文化这两个角度入手，对汉语所揭示出的汉文化规律和汉文化规律对汉语发展所起的制约作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为了不愧于这个不小的题目，我们择取了汉语和汉文化关系的诸多方面加以讨论，其中有汉文化的类型、特质和汉民族思维规律、时空观、数字观这类总论式的问题，也有诸如“颜色词的文化表现”、“文字演变与民族观念”这类散论式的问题，但是不管讨论哪一类问题我们都是紧紧地围绕语言和文化关系来进行，每一个问题（哪怕是很小的问题）我们都以语言材料为依据。为了照顾到不同的读者层次和遵循本丛书的宗旨，我们在论证问题时尽可能不去考证，力求行文畅达、深入浅出。即便本愿如此，由于有的问题本身性质所限，我们在论述时还难以避开语言学上的专业术语，局部问题做了一些

必要的考证。

要想在这本小书中把汉语与汉文化这个问题的全貌展现出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用意是力求搭起一个完整的框架，把一些较重要的问题阐释出来，并且适当顾及到跟现实有密切关系的汉文化现象。但是限于学识，即便是这些问题恐怕探讨得也不够深入。倘若本书能够引起某些读者对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产生兴趣，我们将会非常高兴。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徐国庆同志的许多启发和帮助，丛书编委和出版社的同志也一直鼓励着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经过多年的耕耘，我们终于将这本小书奉献给读者。我们深深地喘了一口长气，但是并不感到轻松。

姜跃滨 章 也

1989年元月于北京木樨地

I 汉语与文化类型

1.1 “华夏”与“中国”

一支雄鸡傲立于世界的东方，以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硕大体魄，以其悠久的文化和无尽的宝藏高鸣于苍穹之中。这就是令亿万民众讴歌的中国，令祖先与后人梦系魂萦的华夏。“华夏”与“中国”，这是汉民族赋予自身繁衍生息的大地的称谓。在这种习以为常的称谓中包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意义。

“华夏”一语作为汉语中一个固定的词当出现于魏晋时代。从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看，魏晋南北朝是汉语双音节词大量产生的第一个高峰期。“华夏”一词的意义指称最初所指示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地域。据古代文献考察，有时它指称中原地区，有时则泛指整个中国。由一局部地区扩展到全部中国，这是“华夏”一词意义演变的轨迹，从这种意义的演变轨迹中，我们能够看到汉民族成长壮大所经历的不断扩展、不断融合的过程。考古资料和古

典文献向我们表明，汉民族是以中原地区为基地而不断地向四方扩展，其扩展的主要取向是长江以南地区。这样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发源地的汉民族文化，随着汉民族向南扩展，其所涵盖的面积也就愈来愈广，由此语言中“华夏”这个词的指称意义也就由小变大。今日，我们提到“华夏”这一名称，脑海里所展现的山河大地则更为辽阔，它包举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茫茫苍苍，一望无垠。汉民族的发展轨迹深刻地刻印于汉民族语言之中，换句话说，汉语是汉民族文化的一个投影，“华夏”一词的意义演变就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真实地再现着该语言的持有者——一个民族的发展演变面貌。

“华夏”一词是由两个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其中“夏”字的由来很显然是承继夏、商、周三代之“夏”而言。“夏”也称“大夏”，原本是一个地名。启凭借其父禹所创立的基业在夏这个地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由此也就以所建朝代的地名“夏”来指称所建立的王朝。夏朝，是我们先辈所认定的汉民族文明社会的初端，是在分散的诸多部落中所树立起的第一面旗帜，是伟大的汉民族得以繁荣壮大的一座里程碑，是保证汉民族始终没有分化为不同国家的奠基石。正是基于这诸种原因，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便祖祖辈辈用“夏”来指称脚下的土地，来称呼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东汉许慎在其巨著《说文解字》中对

“夏”的解释是：“夏，中国之人也。”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博采时贤众家之说，他对词的释义反映了东汉时代的一种普遍认识。再如《尚书·舜典》里有这样一句：“蛮夷猾夏”。在这里“蛮夷”跟“夏”对称，“蛮夷”指的是四境少数民族，“夏”所指正正是“中国之人”。由此可见，我们先辈在对自身以及自身所生存的大地进行命名时，采用了溯根求源的方法，用夏王朝的“夏”来自称。以祖先的称谓来指称自身，这正是古代汉民族文化寻根效古特色的表现。这种指称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祖宗这块招牌下，汉民族凝聚到一起，无论欢乐与痛苦，人们都要把喜悦之情与苦闷之绪抛洒在祖先生活过的这片大地上。“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便是这种寻根效古特征的反映。

寻根效古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所寻之物与所效之名应具有吉祥万福或值得赞美之义，无论这种认定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夏”这个词正符合这一条件。《尔雅》是一部由西汉学者汇集而成的辞书，其《释诂》篇对“夏”的解释是：“夏，大也。”《诗经·周颂·时迈》：“肆子时夏。”汉代《诗经》研究大师毛亨对之注释道：“夏，大也。”西汉著名学者杨雄在其《方言》（全名为《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也说道：“凡物之壮大而爱伟之，谓之夏；又凡物之壮大谓之嘏，或谓之夏。”可见，“夏”这个词具有壮阔、宏伟之

义。正是因为“夏”具有这种意义，所以我们的先辈在寻根效古的过程中就选用了“夏”这个词来指称中国的神州大地和繁庶百姓。这正是古代汉民族大陆型文化在汉语的称谓语中一个极富特征的表现。

汉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神州大地是一片十分典型的大陆型地域，即是以黄河流域为基线而不断向南扩展的广袤大地。从这里西行是漫漫戈壁之洲，西南横亘着千里青藏高原，东行是苍茫无际的大海，北面则是农业文化难以生存的茫茫草原。这样一种大陆型地理环境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促使在这片大地上生存的汉民族产生如下一种意识：壮阔、宏伟，并且这种壮阔、宏伟的意识是以自身为中心的。先民脚下这片土地被自诩为宇宙的中心，四海将之环绕，天体围之旋转，除此之外，仿佛宇宙中再别无它处。这种意识在历史的推演中逐渐形成汉文化的一种定式，凝聚为汉民族的一种心理特征，一代代相继递传。唐朝自称为“大唐”，宋代自诩为“大宋”，明清两代也自号为“大明”、“大清”。一种“大”的意识始终统治着汉民族的思想，充盈着汉民族的心理。这种意识曾在汉民族历史上发挥着极大的效力，它造就出一大批胸怀广阔、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智士，修筑了举世惊叹的万里长城；然而也正是这种意识无情地限制了汉民族的视野，束缚着先民去敞开胸襟，于是妄自尊大、天下第一的观念便由此滋生出来。汉民族崇尚